

披荆集

史美鈞

杭州中正書局發行



披
荆
集

史美鈞

目次

朝陽 黯雲 燎原 雨季 突圍 短兵 易簡 南北 秋穫 泡沫

一	七	一六	二九	三六	四三	四八	五五	六一	六七
呼吸	異域	迴旋	論證	蟬翼	搖落	膠結	蝸步	題記	

七六	八四	九一	九八	一〇四	一一一	一二五	一二八	一二五
----	----	----	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朝 陽

風輕輕推動窗框，規律的鐘擺劃出時間蹤跡，并未天明，午夜夢回，更富於異常情調，凜寒空氣中，小油燈散射疏落光線，搖曳地，使這都市人分外淒清，飄過「燈紅如荳相思草人比黃花黯淡秋」的靈感。

往日儘在軟綿被窩中睡眠，如今躺在堅硬的板。際此江南一帶本來非常刻苦，縱然化了最高代價，未必能再舒服吧！何況借宿旅店中呢？她蹣跚雙腿，反復思維，畢竟未眠。

大約中途過於勞碌了，到處逢着不可名狀的擁擠，使一個絕少出門經驗者，初次佛懾而焦灼。要不是同學駱小姐邀請同行，而且代謀職業，自己或不會離開上海，每日無謂地消磨日子，浮表是無限安逸？但是，如今，下了最大決心似的，離

赴彼，她預期一種轉變，或者腐化的生活使青年人喚起必然的反動吧！

她微微喘息，舒展腿和臂，又薄又硬的被絮，簡直是種特殊激刺，強睜着瞳孔；極少瞧見的慘淡燈火，漸漸黯黯，黯黯，而至僅剩一暈線圈；旁座同伴駱，也許臨晚喝了些酒，正沉睡中哩。須臾，她似感覺孤獨的寂寞，離散的悵悵。

追想不久以前，她還和許多同學聚集着念書，雖然，曾因國勢嚴重，醞釀過青年男女爲國捐軀的意志，不幸，在都市呢？更是上海！言行每被環境所侵蝕，能有何種作爲？駱的大哥現任××處主任，當係担心弱妹的萎靡拍發電報要她前往。最初駱尚猶豫，是的，國民的責職，數度探討，於是，她們就同行。

忐忑，轉輾，抵不拒渾身冰冷，她數次瞻望天色，依然黑漆沉沉，黑鼠跳樑，形勢猖獗，她強自鎮定，側臥牀第，憶念過去，設計未來……

天空漸透露魚白，她決意不再遲延，便披衣起身，排除任何重壓，探出掛表，剛指着五點五十分。「黎明即起」她唏噓着，矜持着，都會的早晨全部如此昏沈地

消逝，七八年來從未這樣早，幾乎可算奇蹟了。

不知何種動機，她徐步跨出門外，半輪紅日，微耀出朦朧輪廓，點綴蔥翠山景中。哦，空氣這般清新，襟懷的愉快，她極久未曾遭遇了，相信今後生活方式竭應就此改造，一日之計在於晨，多少人猶在摧殘意志的夢中？

沿溪流前行，心胸無限豪爽，晨曦閃爍朝露，樹葉滿懸濃霜，一泓碧水粼粼迴旋金波，這原是中國名人的故鄉，風景至爲優異的地方，可以使每個旅行者駐足，無數過路人欣羨呢？

她充滿希望，全體細胞活躍奔騰，彷彿配合她的思想行動一般。她悔恨往昔經歷狹隘，追逐無窮的空虛，如今始一度新生，業經展開生活的前路，漫步，行進，不覺到了山崖，旁邊有森森樹木，芊芊田畝。

正暗想走過許多路程，尙不見一個人影，唉！今天這鄉間，難道是第一個早起哩？不意却見一個僂僂老人，拿着耢頭耕地，精神穩健，充分勤懇。她停步觀望，

癡呆似，吁，這樣早他已作了許多工了，縱然到了白頭！舉着手，勸頭一上一下整齊地動。

自己的觀念實在太渺小了，她一路慌湯歸來，太陽漸射出萬道光芒，絢爛地映出伊動蕩影子。這偉大的一瞥，值得紀念的行程。

旅店樓上，周太太站在房門口，孩子却正啼哭着。

她趨前招呼：「早呵！」

「傅小姐，進來坐坐哪。」周太太興奮樣回對：「你瞧，孩子真討厭，尿撒得滿床都髒了，迫得我起來也不知怎樣收拾？」

「是，孩子還幼小，」傅不免安慰：「也許伊太生疎了。」一邊却暗思：不是嗎？不爲孩子，竟不會早起。

周太太原是與她們結伴同行的，丈夫任職金華，不得已放棄海上生活。

「聽說那邊有敵機轟炸，真使我最爲不安。」周太太意識憂懼。

「人間不有的是路？流變應急的集體生活，是時代的特徵！」傅彷彿猛然領悟抗建的真諦，生命具有強毅的動力：「不能苟安在奴隸的境遇，惟有奮爭最後的勝利。」

不待反應這樣堅說了幾句，便過來推開自己住的房門。

駱仍沉睡著，她翻看日昨報紙陽光下細細研讀，見有許多農本局之類機關羅致人才的廣告，成立千餘政治軍事之類幹部的新聞：不是嗎？今日的一切都已改觀無復舊氣象了，鄰近戰區毗連地帶的行政機構，有如此飛躍的進展，不能不糾正若干不正確的臆測而表示相當滿意，尤其是各門類的出版物，更為向上的精神食糧。

突然有種錯雜喧囂，把駱從夢中驚醒，半幅棉被翻上地板，露出她的腿，絲襪足跟部份竟裂了個破洞。

非常怨咨道：「噫，不平坦的道路，十多塊錢絲襪僅穿了這幾天！」

「幹嗎發這種牢騷，今後我們一切捺上人生轉捩點，消耗品我們根本不屑顧盼

，你不是厭惡麻木，準備揮發精神嗎……」傅妮妮伸述。

「我真太孟浪了，深悔還保留着過去的跡痕！」駱偁促地沒有怯懦。

「感謝你這次帶我來，使我正接觸錯綜的現實，國家正待青年人努力。那過去，祇有機械，祇有反常，祇有炫異的個人本位的刺激，從今天起，覺醒了的使命已壓在肩頭，——快起來吧！這不是睡眠的時候了。」

「朝陽多可愛，充滿熱，充滿力，充滿光明！都市人難見初升的太陽，我們該怎樣補償損失呢？我們的生命，恰如朝陽一般，在黑暗中升起——」

駱偁碌換襪子，趕緊盥洗，傅小姐推窗展望，繚繞光芒萬丈，迷離，燦爛，別有天地，沒有黑暗的突擊，永不知光明的怵懼。

黯 雲

天是那麽陰沈，老哭喪臉似的，誰也覺得今天是安靜日之一吧！每個市民都在準對目標，負荷艱巨的工作，殘餘的夕陽並沒有從山腰落下來，薄薄的黃光閃耀遠遠的高巍頂尖，古城甯謐地如此靜悄悄躺著。

出人意外，噓，噓噓，刺人的聲波電流似捲起空中，穿入人心一度激盪！於是，人羣一度奔跑，捲入迅速的疏散中，這種緊張的空氣，大家帶着自然的鎮定。這實在太多了，使人無形受了嚴肅的訓練。

動態全移往城門外，麥壠間曠穴內，也潛匿着不少生物，把這片寂寞原野點綴得無限飽和，依稀有數聲悉索，便有人探出面緣又縮了回去。到處咨雜人的蹤跡。約摸數分鐘之後，接續發出催促的緊急警報，驚然地，像瘋狗一般地嗥叫了，

淒厲地，一陣又一陣。不知一種甚麼力的驅使，人們都全部遮藏在原始時代的巢穴中，城內幾乎空了。

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，天空一角微微露出太陽光，亦無一些黑影，和半點難堪聲響，猜度敵機到別處施虐了。

不甘孤寂是中國人的通病，殺風景的表現，更無可避免，正彷彿修長的稻穗中，舛錯着矮小的敗莠，我們的紀律生活也常常可以遭遇。

防空壕是在石牆中，相當的堅厚，避居的羣衆特別擁擠，不知爲了什麼，一個麻臉婦人和旁座的人爭吵起來，小孩啼哭，詬碎聲，解勸聲，鬧成一團，再想不到這是甚麼地方和什麼時間。

我們這一羣，份子真是複雜。婦人的爭吵方罷，商人的談判開始，飛機沒有來，他們還利用這種時間計劃他們的生意經呢？

餓着肚子逃命的，立刻升高心理的焦灼，伸長軀幹，在期待中彷徨。

漆黑的一片，異常窒悶，深鎖住多少人的生命。

——站進去點，這裏站不下了。

——是逃警報，不是來乘涼。

立刻一個回答，針對了不耐煩者的抗議。

吐痰，咳嗽，雜亂的音響。

——真黑，一點都瞧不見。

——別多說，鬼子轟炸機飛來還聽得嗎？

哇，哇，哇，孩子又啼哭。

「哭不得，快給他乳吃。」

——呵，遠處有機聲，還不靜一點嗎？

咳：發出後彷彿立刻想停止。

——肺病。

——別響。

——你自己不響就得了。

爲了裏面的空氣過於惡濁，我便擠出防空洞沿城廂漫步，猜測飛機大抵不會來了，外面早散開許多人了，三三兩兩的學生圍坐草地任意談笑着，有的手握書卷：我正欣幸此次機遇。

我一旁延佇，長空靄霽漸漸明朗了。

一個高個子的學生很清晰說：「真是鬼子的賜與，這幾日天天逃警報，像上班一樣：上午來了，下午還要來，把我一身寒熱病却跑好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！」另一個插入說：「最近有人冠防空洞爲題作一篇小說，竟說在其間可以談情說愛，那碉堡竟是現成的月老呢？」

「故事是故事，誰把它當真，便是傻子。」戴眼鏡的放下書本昂起頸子批判。
「喂！」高個子的學生一聲喚，大眾的視線齊帶往一角，一個正在低首沉思的

那個矮小學生的身上。

「得啦，別在警報時作詩，那一次夜襲，你把照明彈等都用爲佳句，真不愧是個時代詩人。」

對方却並未伸辯，一會又翻開課本，宛若不容時間輕輕逃跑似的，是的，以野外爲教室，以現實爲人生教科書，這該是多麼得體呵！

也許高個子的還有興趣，他偏偏扯到空襲隨聞中。

「你們一定要追問的，昨天老魏說：他親眼在一個朋友處看到有趣資料，比較上不易遇到的。」

不待問，又繼續講下：

「是的，一封殘缺的信，是一具炸斃的女屍上檢出來的，大約是她未婚夫寫給她的，寄信的地點當在醫院裏，而她放置身畔直至死亡。」

「信中說些甚麼呢？」戴眼鏡的焦灼問，

「記得有這幾句！」他神采揮發地演述：

我們的離別，我覺得是幸福的，烽火縱橫始終站在同一戰線。

中國青年的熱血在抗戰中沸騰，再不能在夢幻之海中飄蕩。

呵，前進是我們的路，別回顧過往的甜蜜。

如今我很冷靜，心還奔放在壯烈的戰場，爲自己，爲國家，我有無難言的慚愧？縱然被一顆子彈從世界上掃掉了！

「呵，他要說的話，正像我們要說的無異，可猜度他定是個投筆從戎的文人，思想如此純正，情緒如此沸騰！」小圓面孔表示婉戀。

「是的，也可以採入我們的活葉文選，這一種劃時代的題材，正是最好的需要。」

「可是，」另一個蹙額嘆息：「她已先行犧牲了，她必能安眠於地下吧！」

戴眼鏡的提出抗議：「都是阿王自語而已，我們沒有看到半個字，誰知他不是

胡說呢！」

「物證現在保存着，不久報上會刊登出來，信箋上還有血漬。」

堅決地答稱，大家一會又沉靜下來。或者疲勞的他們，需要偶然的輕鬆空氣吧！我暗暗傾聽，又剖視了戰時學生生活，覺得年青、活潑、沉着、剛強、有前程，在抗戰中，使現實與理想配合起來，確立磨練的基礎。

警報並未解除，一小時過去了。

隱隱地，嗡嗡聲音自遠而近，四架水上雙翼敵機已模糊地將能辨認了，於是人們立刻嚴肅地不發聲，一齊躲好，學生們也像援引西人婦孺第一的信條，自己隨後躲藏，於是土穴中，田麥裏，大樹下，也躺滿了人。

忽然，敵機出現雲端，地面雀鴉無聲，這一次，防空洞太擠，我祇匍匐城壕中，一面還暗想有些學生的訓練還是不夠的，像在××郊野，本來十幾個學生都平躺在地面，猛然敵機傾側下降，許多學生大致爲了不慣此種激刺，都站起來飛奔四散，這一種反應，實在猶屬幼稚，而極危險的。

機聲由清脆轉爲沉重，環繞飛旋，掃掠而過。有空襲經驗的人們，都閉住眼睛，張開嘴巴。

轟，轟，大聲響了，震動了每個人的心靈，發動了復仇之火，殘酷的獸行，給刻着烙印。……憤怒彌漫了每一角隅。

敵機又肆其故技，飛得極低，幾乎與地面相接，但並沒有丟炸彈，祇是亂掃着機關槍；鎮靜偶爾失去控制力，然又突被強有力的意識佔有，驅走全部恐懼，末路的敵人搗亂慌什麼？何處非在槍林彈雨間。

低下去了，卜卜亂搖機槍，白雲中現出黑烟。

空中的惡魔老是盤旋不去瘋狂地飛翔，技術不高明，也一無目標，更不多投彈，實際倭奴真無所謂呢？怕經濟崩潰再沒有充分的彈藥費了吧！

機聲漸遠了，瞬間的壓迫全部解除，呼吸是意外的暢通。

——呵，飛機又來了。有人喊着，許多人聽了，又躲藏起來。